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四百七十一

舊五代史卷七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六

列傳二十二

元行欽本幽州劉守光之愛將守光之奪父位也令行  
欽攻大恩山又令殺諸兄弟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圍幽  
州守光困蹙令行欽于山北募兵以應契丹時明宗為

將攻行欽于山北與之接戰矢及明宗馬鞍既而以勢  
迫來降明宗憐其有勇奏隸為假子後因從征討恩禮  
特隆常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軍中莊宗東定趙魏  
選驍健置之麾下因索行欽明宗不得已而遣之時有  
散指揮都頭名為散員命行欽為都部署賜姓名紹榮  
莊宗好戰勇于大敵或臨陣有急兵行欽必橫身解鬪  
翼衛之莊宗之營于德勝也與汴軍戰于潘張王師不  
利諸侯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為汴軍數百騎

攢稍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急馳一騎奮劔斷二  
矛斬一級汴軍乃解圍翼莊宗還宮莊宗因流涕言曰  
富貴與卿共之自是寵冠諸將官至檢校太傅忻州刺  
史及莊宗平梁授武寧軍節度使嘗因內宴羣臣使相  
預會行欽官為保傅當地褥下坐酒酣樂作莊宗叙生  
平戰陣之事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云有勅  
使相預會紹榮散官殿上無位莊宗徹會不懌翌日以  
行欽為同平章事由是不宴百官于內殿但宴武臣而

已三年行欽喪婦莊宗有所愛宮人生皇子者劉皇后  
心思之會行欽入侍莊宗勞之曰紹榮喪婦復娶耶吾  
給爾婚財皇后指所忌宮人謂莊宗曰皇帝憐紹榮可  
使為婦莊宗難違所請微許之皇后即命紹榮謝之未  
退肩輿已出莊宗心不懌佯不豫者累日業已遣去無  
如之何及貝州軍亂趙在禮入魏州莊宗方擇將皇后  
曰小事有勞大將促紹榮指揮可也乃以行欽為鄴都  
行營招撫使領騎二千進討洎至鄴城攻之不能下退

保于澶州未幾諸道之師稍集復進軍於鄴地之南及  
明宗為帥領軍至鄴行欽來謁於軍中拜起之際誤呼  
萬歲者再明宗驚駭過之方止既而明宗營於城西行  
欽營於城南三月八日夜明宗為亂軍所迫惟行欽之  
軍不動按甲以自固明宗密令張虔釗至行欽營戒之  
曰且堅壁勿動計會同殺亂軍莫錯疑誤行欽不聽將  
步騎萬人棄甲而退自知失策且保衛州因誣奏明宗  
曰鎮師已入賊軍終不為國使明宗既劫出業城令人

走馬上章申理其事言臣且于近郡聽進止莊宗覽奏  
釋然曰吾知紹榮妄矣因令白從訓與明宗子繼璟至  
軍前欲令見明宗行欽繫繼璟于路明宗凡奏軍機拘  
留不達故旬日之間音驛斷絕及莊宗出成皋知明宗  
在黎陽復令繼璟渡河名明宗行欽即殺之仍勸班師  
四月一日莊宗既崩行欽引皇后存渥得七百騎出師  
子門將之河中就存霸沿路部下解散從者數騎而已  
四日至平陸縣界為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足檻車

以獻明宗即位詔削奪行欽在身官爵斬于洛陽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初事宣武軍為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于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幽州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與之鬪兩不能解將士皆有兵縱觀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彛在洹水莊宗深入致師彛設伏于魏縣西南葭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大譟而起圍莊宗數重魯奇與王門闕烏德兒等奮命決戰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



兵至方解魯奇持槍攜劍獨衛莊宗手殺百餘人烏德

兒等被擒魯奇傷夷徧體自是莊宗尤憐之歷磁州刺

史中都之戰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單馬追及

搶擬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獻莊宗

壯之賞絹千匹九國志趙庭隱傳王彥章守中都庭隱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庭隱為莊宗所獲

將以就戮大將復魯奇奏曰此姓也其材可用遂釋之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四年

授河南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奇性

忠義尤通吏道使民有術及移鎮許田孟州之民萬衆

遮道斷輅卧轍五日不發父老詣闕請留明宗令中使

諭之方得離州明宗討荆南魯奇為副招討使頃之移

鎮遂州

九國志李仁罕傳夏魯奇稟朝廷之命繕治甲兵將圖蜀孟知祥與董璋謀先取魯奇令仁罕

攻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斷絕兵盡食窮

九國志李肇傳蜀師圍夏魯奇于遂州唐師來援劔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之唐師不得進魯奇

自刎而卒時年四十九帝聞其死也慟哭之厚給其家

贈太師齊國公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在梁時經事董璋長興初率兵于

人戍閬州璋叛領衆攻閬州璋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  
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  
擒璋謂洪曰爾頃為健兒由吾獎拔至此吾書誘諭投  
之于側何相負耶洪大罵曰老賊爾為天子鎮帥何若  
反耶爾既孤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  
郎奴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與茅  
土貴為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為反噬爾本奴才故無恥  
吾忠義之士不忍為也吾可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

生璋怒令軍士十人持刀剗割其膚燃獲于前自取啗  
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于宿衛  
給賜甚厚

李巖幽州人本名讓坤初任燕為刺史涉獵書傳便弓  
馬有口辯多遊藝以功名自許同光中為客省使奉使  
于蜀及與王衍相見陳使者之禮因于笏記中具述莊  
宗興復之功其警句云纔過汶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  
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巖復聲韻清亮蜀人聞之愕

然時蜀偽樞密使宋光嗣名嚴曲宴因以近事訊于嚴  
嚴對曰吾皇前年四月即位于鄴宮當月下邳州十月  
四日親統萬騎破賊中都乘勝鼓前遂誅汴孽偽梁尚  
有兵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西盡甘涼東漸海外  
南踰閩浙北極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  
實上供吳國本朝舊臣攻下先皇元老遺子入侍述職  
稱藩淮海之君卑辭厚貢湖湘荆楚杭越甌閩異貨奇  
珍府無虛月吾皇以德懷來以威歎附順則涵之以恩

澤逆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晚光嗣曰余所未知惟岐下宋公我之姻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專謀跋扈大不足信也似聞契丹部族近日稍强大國可無慮乎嚴曰子言契丹之強盛孰若偽梁曰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契丹如蚤蝨耳以其無害不足爬搔吾良將勁兵布天下彼不勞一郡之兵一枝之衆則懸首橐街盡為奴虜但以天生四夷當置度外不在九州之本未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辯對畏而竒之時王衍失政

嚴知其可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郭崇韜起  
軍之日以嚴為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  
五千先驅閣道或馳以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  
在降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余  
即舉城納款衆咸以討蜀之謀始於嚴衍以甘言將誘  
而殺之欲不令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于  
母前以母妻為託即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  
蜀平班師會明宗即位遷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長興

初安重誨謀欲控制兩川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庶

効方略孟知祥覺之既至執而害之

九國志王彥銖傳李嚴之為監軍也

密懷異謀知祥數其過命彥銖擒斬之嚴之左右無敢動者

贈太保嚴之母賢明婦

人初嚴將赴蜀母曰汝前啟破蜀之謀今又入蜀將以報蜀人矣與汝永訣已而果如其言

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明宗即位錄其趨走之勞擢居內職復為安重誨所庇故數年之間遷為客省使左衛大將軍天成中因奉使東川董璋張筵以名



之仁矩貪于館舍與娼妓酣飲日既中而不至大為璋  
所詬辱自是深銜之長興初璋既跋扈于東川重誨奏  
以仁矩為閬州節度使俾伺璋之反狀時物議以為不  
及仁矩至鎮偵璋所為曲形奏報地里遐僻朝廷莫知  
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由仁矩也長興元年冬十月璋自  
率兇黨以攻其城仁矩名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  
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凶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守  
之儻旬浹之間大軍東至即賊必退仁矩曰蜀兵懦安

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為賊所敗既而城陷  
仁矩被擒舉族為璋所害

康思立晉陽人也少善騎射事武皇為瓜牙署河東親  
騎軍使莊宗嗣位從解圍于上黨敗梁人于栢鄉及平  
薊兵後戰于河上皆有功累承制加檢校戶部尚書右  
突騎指揮使莊宗即位繼改軍帥賜忠勇拱衛功臣加  
檢校尚書右僕射天成元年授應州刺史尋移嵐州充  
北面諸蕃部族都監三年遷宿州團練使四年領昭武

軍節度利巴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改賜耀忠保節功  
臣長興初朝廷舉兵討東川董璋詔兼西面行營軍馬

都指揮使二年移鎮陝州

通鑑潞王至靈寶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

聖五百騎戍陝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  
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于  
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清泰初改授邢臺累官至檢校

太傅封會稽郡開國侯二年入為右神武統軍三年充  
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是歲閏十一月卒于軍年六  
十三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撫將士明宗素重

之故即位之始以應州所生之地授焉其後歷三郡三鎮皆得百姓之譽末帝以年高徵居環衛及帝出幸懷州以北師不利乃命思立統駕下騎軍赴團栢谷以益軍勢俄而楊光遠以軍降于太原思立因以憤激疾作而卒焉晉高祖即位追其宿舊為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為列校歷廳直軍使同光初卒于軍敬達少以騎射著名莊宗知之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繼加檢校工部

尚書明宗即位歷捧聖指揮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

中改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超授檢校司徒領欽州刺

史三年加檢校太保應州節度使四年遷雲州時以契

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

下以遏其衝契丹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清泰中自彭

門移鎮平陽加檢校太傅從石敬瑭為北面兵馬副總

管仍屯兵鴈門未幾晉高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為北

面行營都招討使仍使悉引部下兵圍太原以定州節

度使楊光遠副馬尋統兵三萬營于晉安鄉末帝自六月繼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使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事者每有所構則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柵崩隨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至敬達大敗尋為所圍晉高祖及蕃衆自晉安寨南門外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氊帳用毛索掛鈴而部伍多畜犬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動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部曲五萬人馬萬

匹無由四奔但見穹廬如崗阜相屬諸軍相顧失色始則削木篩糞似飼其馬日望朝廷救軍及漸羸死則與將士分食之馬盡食殫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求自安敬達曰吾受恩于明宗位歷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于心也今救軍在近旦暮雪恥有期諸君何相迫耶待勢窮則請殺吾攜首以降亦未為晚光遠審琦知敬達意未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

契丹國志楊光遠謀害張敬達諸將高行周陰為之備敬

達踈于防禦推遠行周等清晨光  
遠上謁見敬達左右無人遂殺之末帝聞其歿也愴慟  
久之時戎王告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為臣當如此人  
令部人收葬之晉高祖即位後所有田宅咸賜其妻子  
焉時議者以敬達嘗事數帝亟立軍功及領藩郡不聞  
其濫繼屯守塞垣復能撫下而臨難固執不求苟免乃  
近代之忠臣也晉有天下不能追懋官封賞其事蹟非  
激忠之道也



舊五代史卷七十

舊五代史卷七十攷證

唐列傳二十二元行欽傳令行欽攻大恩山 大恩山

歐陽史作大安山考通鑑注引薛史亦作大恩

縣令裴進折其足 案歐陽史作虢州刺史石潭折其

兩足

李嚴傳以嚴為三川招撫使 歐陽史作招討使

即馳騎入益州 案歐陽史亦與是書同吳縝纂誤云  
成都自唐末歷五代不復謂之益州况此正古蜀郡

成都之地而古益州實不在此

康思立傳贈太子少師 少師歐陽史作少傅



舊五代史卷七十攷證



總校官編修 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 臣吳翼成

謄錄監生 臣譚湘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至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七十二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七

列傳二十二

馬郁其先范陽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數言辯縱橫下  
筆成文乾寧末為府刀筆小吏李匡威為王鎔所殺鎔  
書報其弟匡儔匡儔遣使於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為書

多不<sub>レ</sub>如旨郁時直記室即起草為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嘗聘王鎔於鎮州官妓有轉轉者美麗善歌舞因宴席郁累挑之幕客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中成賦可以此妓奉酬郁抽筆操紙即時成賦擁妓而去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檢校司空秘書監武皇與莊宗禮遇俱厚歲時給賜優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卧內每賓僚宴集承業出

珍果陳列於前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  
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窺其不可啖異日韉  
中出一鐵搗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為公設異饌勿敗  
余食案其俊率如此郁在莊宗幕寄寓他土年老思鄉  
每對莊宗款款言家在范陽乞骸歸國以葬舊山莊宗  
謂之曰自卿去國已來同舍孰在守光尚不能容父能  
容卿乎孤不惜卿但行卿不得死爾郁既無歸路衷懷  
嗚悒竟卒於太原



司空頽貝州人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威為節度副大使頽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億為延譽宏信署為府參軍辟館驛巡官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正言素不能文不能下筆彥怒詬曰鈍漢乃辱我推之下榻問孰可草奏者有言頽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頽揮筆成文詆斥梁君臣彥甚喜以為判官及張彥復脅賀德倫降於唐德倫遣頽先奉狀太原

北夢瑣言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歸燕且異傾邪之行

莊宗仍以頤為判官後以頤權軍府事有姪在梁遣家  
奴以書召之都虞侯張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於梁遂見  
殺通鑑晉王賁頤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  
得見欺如是獨不可先相示耶揖令歸第是日族於

軍門

曹廷隱魏州人也為本州典謁虞侯賀德倫使西迎莊  
宗於晉陽莊宗既得鄴城擢為馬步都虞侯以其稱職  
自是遷拜日隆天成初除齊州防禦使下車嚴整頗有  
清白之譽時有孔目吏范弼者為人剛愎視廷隱蔑如

也弼監軍廩鬻空乏以取貲又私貨官鹽廷隱按之遂  
奏其事弼家人訴於執政並下御史府劾之弼雖伏法  
廷隱以所奏不實亦流永洲續勅賜自盡時人寃之

蕭希甫宋州人也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書記  
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  
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進謁王鎔鎔  
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  
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李紹宏薦為魏州推官

同光初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  
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  
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免安知宮禁事希甫不  
能對初莊宗欲以希甫知制誥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  
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  
室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亦改  
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  
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天成初欲召為諫議豆盧革

韋說沮之明宗卒以希甫為諫議大夫復為匭函使其  
後革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  
而說與憐人爭井有寶貨有司推勘井中惟破釜而已  
革說卒皆疑死希甫拜左散騎常侍躁進尤甚引告變  
人李筠夜扣內門通變書云修提兵士欲取郊天日舉  
火為叛安重誨不信之斬告變者軍人訴屈請希甫啖  
之既而詔曰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  
身處班行職非警察輒引兇狂之輩上陳誣讞之詞逼

近郊裡扇搖軍衆李筠既當誅戮希甫寧免譎遷可貶  
嵐州司戶參軍仍馳驛發遣長興中卒於貶所子士明  
仕周終於邑宰

樂縱之太原人少為儒明宗刺代州署為軍事衙推從  
明宗鎮刑州為掌書記歷太平宣武兩鎮節度副使明  
宗鎮常山被病不從及即位縱之見於洛邑安重誨怒  
其觀望久無所授明宗曰德勝用兵時縱之饑寒相伴  
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何為獨棄縱之決

旬授磁州刺史歲餘自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銓總之法惘然莫知長興初為曹州刺史清泰元年九月以疾受代而卒

賈馥故鎮州節度使王鎔判官也家聚書三千卷手自刊校張文禮殺玉鎔時莊宗未即尊位文禮遣馥至鄴都勸進因留鄴下棲遲郵舍莊宗即位授鴻臚少卿後以鴻臚卿致仕復歸鎮州結茅於別墅自課兒孫耕牧為事馥初累為鎮冀屬邑令所蒞有能政性恬澹與物

無競乃鎮州士人之秀者也

馬縞少嗜學以明經及第登拔萃之科仕梁為太常修撰累歷尚書郎參知禮院事遷太常少卿梁代諸王納嬪公主下嫁皆於宮殿門庭行揖讓之禮縞以為非禮

上疏止之物議以為然

以下有闕文

長興四年為戶部侍郎

縞時年已八十及為國子祭酒八十餘矣形氣不衰於事多遺忘言元稹不應進士以父元魯山名進故也多如此類又上疏古者無嫂叔服文皇創意以兄弟之親



不宜無服乃議服小功今令文省服制除為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改而寘於令文諸博士駁云律令國之大經馬縞知禮院時不曾論定今遽上疏駁令式罪人也

羅貫不如何許人進士及第累厯臺省官自禮部員外郎為河南令貫為人強直正身奉法不避權豪時宦官伶人用事凡請託於貫者其書盈閣一無所報皆以示郭崇韜因奏其事由是左右每言貫之先是梁時張全

義專制京畿河南洛陽寮佐皆由其門下事全義如廝  
僕及貫授命持本朝事體奉全義稍慢部民為府司庇  
護者必奏正之全義怒因令女使告劉皇后從容白於  
莊宗宦官又言其短莊宗深怒之會莊宗幸壽安山陵  
道路泥濘莊宗詢其主者宦官曰屬河南縣促令召貫  
至奏曰臣初不奉命請詰稟命者帝曰卿之所部反問  
他人何也命下府獄府吏榜笞促令伏款翌日傳詔殺  
之郭宗韜奏曰貫別無贓狀橋道不修法未當死莊宗

怒曰母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是誰之過也崇韜奏曰貫縱有死罪俟欵狀上奏所司議讞以朝典行之死當未晚今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俾天下人言陛下使法不公矣莊宗曰既卿所愛任卿裁決因投袂入宮崇韜從而論列莊宗自闔殿門不得入即令伏法曝屍於府門寃痛之聲聞於遠邇

淳於晏

以下有闕文

以明經登第自霍彥威為小校晏寄食

於門下彥威常因兵敗獨脫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

杖劍從之徒步草奔自是彥威高其義相得甚歡及歷  
數鎮皆為從事軍府之事至於私門事無巨細俱取決  
於晏雖為幕賓有若家宰爾後公侯門客往往効之時  
謂之効淳故彥威所至稱治由晏之力也

以下殘闕

張格字承之故宰相濬之子也濬為梁祖所忌潛遣人  
害於長水格易姓名流轉入蜀

舊唐書張濬傳永寧縣  
吏葉彥者張氏待之素

厚告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即君宜自為計濬曰留則  
併命去或可免冀存後嗣格拜辭而去葉彥率義士三  
十人送渡漢江而旋  
格由荆江上峽入蜀  
王建僭號以格為宰相格所生母

當濬之遇害潛匿於民間落髮為尼流浪於函洛王建

聞之潛使人迎之入蜀賜紫加號慈福大師及建卒蜀

人以格為山陵使格有難色未幾得出為茂州刺史為

偽制責詞云送往辭命不忠也喪母匿喪非孝也王衍

嗣偽位後數年復用為宰相同光末蜀平格至洛陽

唐 僞

書任園携格還洛格感葉彥之惠訪之身已歿後卹其家人致張濬第三子仕吳改名李儼見九國志授

太子賓客任園愛其才奏為三司副使尋卒於位格有

文章明吏事時頗稱之

許寂字閑閑祖祕名聞會稽寂少有山水之好汎覽經

史窮三式尤明易象

太平廣記云寂學易於晉徵君

久棲四明山不干

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箏策事訖方命坐賜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淫在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達以臨照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寓居於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性天祐末節度使趙匡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末除諫

官不起漢南謂之徵君梁攻襄陽匡凝兄弟棄鎮奔蜀  
寂偕行歲餘蜀主王建待以師禮位至蜀相同光末平  
蜀與王衍俱從於東授工部尚書致仕卜居於洛時寂  
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漠寡言時蜀語云可恠可恠人莫  
知其際清泰三年六月卒時年八十餘子孫位至省郎  
同光時以方術著者又有僧誠惠誠惠初於五臺山出  
家能修戒律稱通皮骨肉三命人初歸向聲名漸遠四  
方供饋不遠千里而至者衆矣自云能役使毒龍可致

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陽親拜  
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畧  
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懼而遁去  
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周玄豹者本燕人世為從事玄豹少為僧其師有知人  
之鑿從遊十年餘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以袁許之  
術授之大畧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  
其理及還鄉遂歸俗初盧程寄褐遊燕與同去二人謁



馬玄豹謂鄉人張殷袞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惟彼道士佗年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又二十年盧程登庸於鄴下玄豹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言事數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佗人詐之而玄豹指明宗於末綴言曰骨法非內衙太保歟咸伏其異或問明宗之福壽惟云末後為鎮州節度使時明宗為內衙都校纔兼州牧而已昭懿皇后夏氏方侍巾櫛偶忤旨大為明宗櫛楚玄豹見之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

當生貴子明宗赫怒因解後其言果驗太原判官司馬  
揆謁玄豹謂揆曰公五日之中奉使萬里未見廻期揆  
數日後因酒酣為衣領扼之而卒莊宗署玄豹北京巡  
官明宗即位之明年一日謂侍臣曰方士周玄豹昔曾  
言朕諸事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奏曰袁許之  
事玄豹所長者以陛下貴不可言今既驗矣餘無可問  
若詔赴闕下則奔競之徒爭問吉凶恐近于妖惑乃止  
令以金帛厚賜之授光祿卿致仕尋卒于太原年八十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七十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八

列傳二十四

張承業字繼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通中內常侍張泰畜  
為假子先啟中主帥陽軍事賜紫入為內供奉武皇之  
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因留監武皇軍事賊平改

酒坊使三年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為  
河東監軍密令迎駕既而昭宗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  
將軍駕在鳳翔承業屢請出師晉絳以為歧人掎角崔  
魏公之誅宦官也武皇偽戮罪人首級以奉詔匿承業  
于解律寺昭宗遇弒乃復請為監軍夾城之役遣承業  
求援于鳳翔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澌  
奔蹙艤舟不得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  
流冰無患既寤津史報曰河冰合矣凌晨躡水而濟旋

踵冰解使還武皇病篤啟手之夕召承業屬之曰吾兒  
孤弱羣臣縱橫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顧爰立嗣王  
平內難策略居多既終易月之制即請出師救潞破賊  
夾城莊宗深感其意兄弟之親幸承業私第升堂拜母  
賜遺優厚時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于盧汝  
弼之手汝弼既自為戶部侍郎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  
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後但稱本朝舊官而已天祐中  
幽州劉守光敗其府掾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為本院巡

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  
倫鑒與道不合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  
書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  
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  
為霸府從事焉柏鄉之役王師既迫汴營周德威慮其  
奔衝堅請過舍莊宗怒其懦不聽垂帳而寢諸將不敢  
言事咸詣監軍請白承業遽至牙門褰帳而入撫莊宗  
曰此非王安寢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

不可忽莊宗蹶然而興曰子方思之其夕收軍保鄆邑  
德威討劉守光令承業往視賊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  
大捷承業感武皇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  
國政事一委承業而積聚餘帑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  
課農桑成是霸基者承業之忠力也時貞簡太后韓德  
妃伊淑妃諸宅王之貴洎王之介弟在晉陽官或不以  
其道干于承業悉不聽踰法禁者必懲繇是貴戚斂手  
民俗丕變或有中傷承業于莊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



賂遺莊宗歲時還晉陽宮省太后須錢捕博給伶官嘗  
置酒于泉府莊宗酣飲命興聖宮使李繼岌為承業起  
舞既竟承業出寶滯幣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  
和哥無錢使七哥與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業謝曰  
郎若哥勞承業自出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准擬支  
贍三軍不敢以公物為私禮也莊宗不悅使酒侵承業  
承業曰臣老勅使非為子孫之謀惜錢為大王基業王  
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莊宗

怒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引莊宗衣泣而言曰僕荷先  
王遺顧誓為本朝誅汴賊為王惜庫物斬承業首死亦  
無愧于先王今日請死閻竇解承業手令退承業詎竇  
曰黨朱溫逆賊未嘗有一言効忠而敢依諂附揮拳踣  
之太后聞莊宗酒失急召入莊宗性至孝間太后名叩  
頭謝承業曰吾杯酒之間忤于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  
為吾痛飲兩卮分謗可乎莊宗連飲四鍾勸承業竟不  
飲莊宗歸宮太后使人謂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咎矣

可歸第翌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其第慰勞之自是私謁  
幾絕十四年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  
公固辭不受是時盧質在莊宗幕下嗜酒輕傲嘗呼莊  
宗諸弟為豚犬莊宗深銜之承業慮質被禍因乘間謂  
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為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  
予方招禮賢士以開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聳  
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其後盧質雖  
成縱誕莊宗終能容之蓋承業為之藻藉也十八年莊

宗受諸道勸進將纂帝位承業以為晉王三代有功  
于國先人怒朱氏弑逆將復舊邦讐既未平不宜輕受  
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鄴宮見莊宗曰王父子血戰三十  
餘年盖言報國仇讐復唐宗社今元兇未滅民賦已殫  
而遽先大號壺耗財力臣以為不可一也臣自咸通已  
來伏事宮掖每見國家冊命大禮儀仗法物百司度務  
經年草定臨事猶有不可王若化家為國新立廟朝不  
可乖于制度制禮作樂未見其人臣以為不可二也舉

事量力而行不可信于游譚也

通鑑攷異引秦再思洛中記異云承業諫帝曰

大王何不待誅克梁孽更

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

唐氏子孫立之復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

讓一月即一月牢讓一年即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

原復出又胡為哉今大臣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

代之旨人情怠矣老夫是閩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

直以受先王付屬之重欲為大王立萬年之基爾

莊宗曰奈諸將何承業知莊宗不從因號泣而言之十九

年十一月二日以疾卒于晉陽之第時年七十七貞簡

太后間喪遽至其第盡哀為之行服如兒姪禮同光初

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貞憲

五代史闕文莊宗將即位于魏州承業自太原至謂

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為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吾王摺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云云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其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者去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案莊宗實錄叙承業諫即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言不書史官諱之也

張居翰字德卿咸通初掖庭令張從政養之為子以廢入仕中和三年自容管監軍判官入為學士院判官遷樞密承旨內府令賜緋昭宗在華下超授內常侍出監幽州軍事秩滿詔歸節度使劉仁恭表留之天復中詔

誅宦官仁恭紹奏殺之匿于大安山之北谿天祐三年

汴人攻滄州仁恭求援于武皇乃遣居翰與書記馬郁等率兵助武皇同攻潞州武皇因留之不遣李嗣昭節制昭義以居翰監其軍以燕軍三千為部下俄而汴將李思安築夾城以圍潞州居翰與嗣昭登城保守以至解圍自是嗣昭每出征令居翰知留後事同光元年夏四月召為樞密使加特進與郭崇韜對掌機務十月莊宗將渡河留居翰與李紹宏同守魏州莊宗入汴加驃

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依前充樞密使同光時宦官干  
政邦家之務皆出于郭崇韜居翰自以羈旅乘時擢居  
重地每于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顏免過而已以此脫  
季年之禍四年三月偽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于洛陽  
行及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為變中官向延嗣馳  
騎賫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  
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即就殿柱楷去衍字改書家  
字及衍就戮于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偽官及從



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明宗入洛居翰謁見于至德宮待罪雪涕乞歸田里詔許之乃辭歸長安仍以其子延貴為西京職事以供侍養天成三年四月以疾卒于長安時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靜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春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心焉

馬紹宏閩官也初與孟知祥同為中門使及周德威薨莊宗兼領幽州令紹宏權知州事即位之初郭崇韜勳

望高舊在紹宏之下時徽潞州監軍張居翰與崇韜並  
為樞密使紹宏失望乃以為宣徽使紹宏以已合當樞  
密任常鬱鬱側目于崇韜崇韜知其慚也乃置內勾之  
目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既而州郡供報輒滋煩  
費議者以為十羊九牧深所不可內勾之目人以為是

妖言

以下有闕文據通鑑李嗣源為謠言所屬危殆者  
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天成

元年二月己丑朔以宣徽  
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

孟漢瓊本鎮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鎮常山得侍左右

明宗即位自諸司使累遷宣徽南院使漢瓊性通黠善

交構初見秦王權重及挾王淑妃勢傾心事之及朱馮

用事又與之締結秦王領兵至天津橋時漢瓊與朱馮

及康義誠方會議于內庭謀猶未決漢瓊獨出死力先

入殿門奏于明宗語在秦王傳漢瓊即自介馬以名禁

軍秦王既誅翼日令漢瓊馳騎召閔帝于鄴

通鑑遺漢瓊徵從厚

且權知天

雄府軍事閔帝嗣位尤恃恩寵期月之內累加開府儀

同三司驃騎大將軍西軍既叛閔帝急召漢瓊欲令先

入于鄴漢瓊藏匿不行潞王行及陝州乃悉召諸妓妾  
訣別欲手刃之衆知其心率皆藏竄初潞王失守于河  
中勒歸于清化里第時王淑妃恒令漢瓊傳教旨于潞  
王王善待之故漢瓊自謂潞王于已有恩至是乃單騎  
至澠池謁見潞王因自慟哭欲有所陳潞王曰諸事不  
言可知漢瓊即自預從臣之列尋戮于路左

史臣曰承業感武皇之大惠佐莊宗之中興既義且忠  
何以階也夫如是則晉之勃貂秦之景監去之遠矣居

翰改一字于詔書救千人之濫死可不謂之仁人矣乎  
如紹宏之爭權漢瓊之構禍乃宦者之常態也又何足  
以道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攷證

唐列傳二十四張承業傳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  
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案通鑑作王自取用之何  
問僕為

以疾卒于晉陽之第○案歐陽史作不食而卒通鑑作  
邑邑成疾不復起

謚曰貞憲○案貞憲歐陽史作正憲

馬紹宏傳馬紹宏閣官也○案莊宗紀作李紹宏蓋嘗

賜姓

紹宏失望乃以為宣徽使○案宋史趙上交傳南遊洛陽與中官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善紹宏領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表為判官攷紹宏為北面轉運制置大使是書不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四百七十四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九

列傳二十五

毛璋本滄州小校梁將戴思遠帥滄州時莊宗已定魏

博思遠勢蹙棄州遁去璋據城歸莊宗

玉堂間話戴思遠任浮陽日有

部曲毛璋為性輕悍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



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劔祝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劔吼躍如初毛深自負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為其州刺史後竟帥滄海

歷貝

州遼州刺史璋性允悖有膽畧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滄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為璋所掠明宗嗣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既家富于財有蜀之妓樂驕僭自大動多不法招致部下繕理兵仗朝廷移授昭義節

度使璋謀欲不奉詔判官邊蔚密言規責乃徧俛承命  
洎至潞州狂妄不悛每擁川妓于山亭院服赭黃縱酒  
令為王衍在蜀之戲事聞于朝徵為金吾上將軍其年  
秋東川節度使董璋上言毛璋男廷贊齎文書往西川  
慮有陰事因追廷贊及同行入趙延祚與璋俱下御史  
臺獄廷贊乃璋之假姪稱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  
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延祚在獄多言璋陰事璋許重  
賂以塞其口及免延祚徵其賂璋拒而不與以至延祚

詣臺訴璋翻覆復下御史臺訊鞫中丞呂夢竒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故稍佑璋及擬狀上聞或云夢竒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執之移與軍巡璋具狀曾許延祚賂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竒別無行賂之事朝廷懲其宿惡長流儒州賜死于路

聶嶼鄴中人少為曾漸學吟詠鄭珏之知貢舉也與鄉人趙都俱赴鄉薦都納賂于珏人報翌日登第嶼聞不捷詬來人以恐之珏懼俾俱成名漸為拾遺依郭崇韜

為鎮州書記明宗時為起居舍人數眸若懸性氣乖僻人多忌之天成初除鄴都留守制官與趙敬怡呂夢竒不足又改河東節度及至常鄙其土風薄其人士或達于重誨會敬怡入為樞密使與夢竒同搆殺之與早依郭氏門庭致身朱紫名登兩史浙江使迴生涯巨萬至河東日郭氏次子之婦孀居于家嶼喪偶未久復忍而納幣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素聞其醜聲天成中與溫韜等同詔賜死

溫韜華原人少為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名彥韜後降于梁更名昭圖為耀州節度唐諸陵在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紙墨筆迹如

新

以下有闕文

移許州節度使累官至校檢太尉平章事韜

素善趙巖每依附之莊宗入汴巖恃韜與已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于第斬首傳送闕下同光初韜來朝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韜納賂劉后賜姓名紹冲遽遣還鎮明宗即位流于德州俄賜死長子延濬清泰中

為泥水關使次延招為父牙帳都校次延哀鄧州指揮使咸聚居許下晉天福初聞張從賓作亂于河陽咸往依之從賓慮其難制悉斬于帳下

段凝開封人也本名明遠少穎悟多智數初為澠池簿脫荷衣以事梁祖梁祖漸器之開平三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授石威衛大將軍充左軍巡使魚水北巡檢使凝妹為梁祖美人故稍委心腹四年五月授懷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北征迴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

大悅梁祖復北凝迎奉進貢有加于前梁祖次相州刺史李思安迎奉疏怠梁祖怒貶思安制云懷州刺史段明遠少年治郡庶事惟公兩度祇奉行鑿數程宿食本界動無遺闕舉必周豐蓋能罄竭于家財務在顯酬夫明獎觀明遠之忠勤若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其見賞如此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梁末帝以戴思遠為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彥章代之受任之翌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于凝凝倚

撫彥章之失以間之

通鑑彥章棄鄒家口復趨楊劉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于清丘縣

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梁末帝怒罷彥章兵權

凝納賂于趙張二族求為招討使敬翔李振極言不可  
竟不能止凝以衆五萬營于高陵津裨將康延孝叛歸  
莊宗延孝具陳梁軍虛實莊宗遂決長驅之計未幾莊  
宗入汴凝自滑率兵而南前鋒杜晏球至封丘解甲聽  
命翼日凝率大軍乞降于汴郊莊宗釋之復以凝為滑  
州兵馬留後賜姓名紹欽有頃正授節度改兗州節度



使凝初見莊宗因伶人景進通貨于宮掖凝本性姦佞巧言飾智善候人意其年契丹寇幽州命宣徽使李紹宏監護諸軍以禦契丹凝與董璋成瓦橋關凝巧事紹宏嘗乘間奏凝蓋世奇才可以大任屢請以兵柄委之郭崇韜奏曰凝亡國敗軍之將姦諂難狀不可信也凝在藩鎮私用庫物數萬計有司促償中貫其負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鄧州節度使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李紹宏請用凝為大將莊宗許之令具方略條奏凝所請

偏裨皆取其已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至洛陽霍彥威怒其前事與溫韜同收下獄詔釋之放歸田里明年竄于遼州竟與溫韜同制賜死

孔謙

通鑑作魏州人

莊宗同光初為租庸副使謙本州之幹吏

上自天祐十二年帝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效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斂七八年間軍儲獲濟及帝即位于鄴城謙以當為租庸使物議以謙雖有經營濟贍之勞然人地尚卑不欲驟授重任

樞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為租庸使以謙  
為副謙悒然不樂者久之帝既平梁汴謙徑自魏州馳  
之行在因謂崇韜曰魏都重地須大臣彈壓以謙籌之  
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為忠告即奏憲為鄴都副留守乃  
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彌失望乃尋革過失時革  
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手書示崇韜亦辭避帝  
問當委何人為可崇韜曰孔謙雖久掌貨泉然物議未  
當居大任以臣所見當委張憲為便帝從徵之憲性精

辨為趨時者所忌人不右之謙乘間訴于豆盧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眼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輕付于人興唐尹王正言無裨益之才徒有濁行詔書既徵張憲復以何人為代豆盧革言于崇韜崇韜曰鄴都分司列職皆主上舊人委王正言何慮不辦革曰俱是失也設不獲已以正言掌租庸取書于大臣或可辦矣若付之方面必敗人事謙以正言非德非勲懦而易制曰此議為便然非已志尋倚正言之失泣訴于崇韜

厚賂閭伶以求進用人知奸諂沮之乃上章請退帝怒其規避將寘于法樂人景進于帝前解喻而止王正言風病恍惚不能綜三司事景進屢言于帝乃以正言守禮部尚書以謙為租庸使謙以國用不足奏諸道判官員數過多請只置節度觀察判官書記支使推官各一員留守置判官各一員三京府置判官推官餘並罷俸錢又奏百官俸錢雖多折支非實請減半數皆支實錢並從之未幾半年俸復從虛折

以下殘闕北夢瑣言云明宗即位誅租庸使孔

讜等孔讜者魏州孔目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讜有力  
焉既而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為意剝  
削為端以犯  
眾怒伏誅

李鄴魏州人也幼事楊師厚及莊宗入魏漸轉裨將歷  
數郡刺史後遷亳州為政貪穢有奴為人持金以賂鄴  
奴隱其金鄴殺之其家上訴因訐其陰事詔貶郴州司  
戶參軍又貶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

史臣曰易云積不善之家必之餘殃又曰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如毛璋之儔可謂積惡而滅其身矣况溫韜之

發陵寢段凝之敗國家罪不容誅死猶差晚餘皆瑣瑣  
何足議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攷證

唐列傳二十五毛璋傳授滄州節度使。滄州歐陽史作華州  
段凝傳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案歐陽史  
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于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  
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  
也據此則凝監河上軍為梁祖時事通鑑攷異云昔  
人取魏博然後與梁祖時為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  
祖時未也就使當時屯兵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



此必均王時事也

中貫其負。案中貫其負句原本疑有脫誤攷冊府元龜與是書同今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四百七十五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五十

列傳二十六

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開平乾化中自隊長積勞至部校梁末帝時頻立軍功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衆五萬營于王村時延孝為右

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以賜之翌日賜田宅于鄴以為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檢校司空守博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平汴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賜姓名紹琛明年郊禮畢授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為西南行營馬步軍先鋒排陣斬斫等使延孝性驍健徇利奮不顧身以前鋒下鳳州收固鎮降興州敗王衍軍于三泉所俘蜀

軍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  
斷吉栢津浮梁以絕諸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  
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  
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膽之  
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俟  
修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  
旬決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  
江于是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餘人延孝既

濟長驅過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後軍方至偽蜀  
六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歛旬日兩川平定  
延孝止漢州以俟繼岌平蜀之功延孝居最時邠州節  
度使董璋為行營右廂馬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為行  
營左廂馬步使以軍禮當事延孝郭崇韜以私愛董璋  
及西川平定之後崇韜每有兵機必召璋參決延孝不  
平時延孝軍于城西毛璋軍于城東董璋軍于城中閏  
十二月延孝因酒酣謂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

邀相從反首鼠于侍中之門謀相顧陷吾為都將公乃  
裨校力能斬首璋惶恐謝之而退酒罷璋訴于郭崇韜  
陰銜之乃署董璋為東川節度使落軍職延孝怒謂毛  
璋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平定兩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  
二人因謁見崇韜曰東川重地宜擇良帥工部任尚書  
有文武才幹甚洽衆心請表為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  
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等惶恐而退未幾崇韜為繼岌  
所害二人因責董璋曰公復首鼠何門璋俛首俛哀而

已四年正月甲申大軍發成都繼岌令延孝以一萬二千人為後軍二月癸巳中軍次武連中使詔至諭以西平王朱友謙有罪伏誅命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俄而董璋率兵之遂州遇延孝不謁延孝怒謂諸校曰南平梁汴西定已叩畫策之謀始于郭公而汗馬之勞力摧強敵即吾也若以背偽歸國犄角而成霸業即西平王之功第一西平與郭公皆以無罪赤族歸朝之後次當及我矣丙申延孝次劍州時延孝部

下皆廊延河中舊將焦武等知西平王被禍兼誅令德  
號哭軍門訴于延孝曰西平無罪二百口伏誅河中舊  
將無不從坐某等必死矣時魏王繼岌到泥溪延孝報  
繼岌云河中兵士號哭欲為亂丁酉延孝至劍州遂擁  
衆迴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以檄招諭人三日  
間衆及五萬己亥繼岌至利州是夜守吉栢津使密告  
魏王曰得紹琛文字令斷吉栢浮梁繼岌懼乃令梁漢  
顯以兵控吉栢津延孝已擁衆急趨西川繼岌遣人馳



書諭之夜半令監軍使李廷安召任圜因署為副招討使令圜率兵七千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顥監軍李廷安討之辛丑先令都將何建崇擊劍門下之甲寅圜以大軍至漢州延孝來逆戰圜令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于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兵急追之遇伏兵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州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

九國志李延厚傳康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兵二千會李仁罕討之將行誓士卒曰

今出師不三旬必破賊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有誓忠立東廂衰疾者立西廂無自苦也得請行者七百人

逖延孝西寨斬首  
百餘級竟拔其城  
漢州四面樹竹木為柵三月乙丑園

陣于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  
延孝危急引騎出戰遇陣于金鴈橋又敗之以十數騎  
奔綿州何建崇追及擒之任園命載以檻車時孟知祥  
與任園董璋置酒高會因引令延孝檻車至會知祥問  
曰明公頃自梁朝脫身歸命纔平汴水節制陝郊近領  
前鋒尅平劍外歸朝之後授爵冊勲巨鎮尊官誰與為  
競奈何躁憤自毀功庸入此檻車還為卸艾深為痛惜

誰肯愍之知祥因手自注盃以飲之延孝曰自知富貴  
難消官職已足然郭崇韜佐命元勳輔成大業不動干  
戈收獲兩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闔門被誅  
延孝之徒何保首領以此思慮不敢歸朝天道相違一  
旦至此亦其命也夫復何言及圜班師行次鳳翔中使  
向延嗣賁詔至遂誅之部下懷其首級瘞于昭應縣民  
陳暉地天成初其子發之攜去

朱守殷小字會兒莊宗就學以廝養之役給事左右及

莊宗即位為長直軍使雖列戎行不聞戰功每構人之短長中于莊宗漸以心腹受委河上對壘稍遷蕃漢馬步都虞候守殷守德勝寨為梁將王彥章所攻守殷無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駑才大悞子事因徹北寨往固楊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于腹心忍而不問同光二年為振武節度使不之任仍兼領蕃漢馬步軍京城初定內外警巡恃憑主恩茂視勲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德之態言語遲緩自謂

沉厚及郭崇謙犯興教門步軍始亂中使急召騎士守

殷按甲不進莊宗獨領官官斫射屢退而騎軍終不至

莊宗既崩守殷擁衆方在北邙憩于茂林之下迨聞凶

問乃入內選嬪御及珍寶以歸恣軍士刦掠京都翌日

方定率諸校迎明宗于東郊天成初授河南尹判六軍

諸衛事加侍中移汴州節度使車駕將巡幸外議諠然

初以為平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

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敬

歐陽史云殷將判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

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  
以其子承祚為潞州長史

守殷驅市人閉壁以叛明

宗途次京水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抵其壘長圍夾攻  
絀城甚衆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王  
師入城索其黨盡誅之詔鞭守殷尸梟首懸于都市滿  
七日傳送洛陽

楊立者潞州之小校初事李嗣昭及李繼韜皆畜養甚  
厚繼韜被誅憤憤失志同光二年四月有詔以潞兵三  
萬人戍涿州將發其衆謀曰我輩事故使二十十年衣食

豐足未嘗邊塞征行苟于邊上差跌白骨何歸不如據城自固事成則富貴且因聚徒百餘軍攻子城東門城中大擾副使李繼珂及監軍張機祚出奔立自稱留後率軍民上表請旄節莊宗怒命明宗與李紹真攻討一月拔之生擒立及其同惡十餘人送于闕下皆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故立輒敢據之莊宗因茲詔諸道撤防城之備焉

竇廷琬者世為青州牙將梁祖擢寘左右同光初為復

州遊奕使姦盜屏跡歷貝州刺史未幾請制置慶州鹽池逐年出絹十萬疋米十萬斛遂以廷琬為慶州防禦使俾制置之由是嚴刑峻法屢撓邊人課利不集詔移任于金州廷琬據慶州叛詔邠州節度使李敬周率兵討平之夷其族

張虔劍遼州人也

九國志云虔劍遼州榆社人父簡唐檢校尚書左僕射

初為太

原牙校以武勇聞于流輩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

騎軍使

九國志莊宗嘗以偏師收鎮陽命虔劍率騎為先鋒屢挫賊銳遂陷其城

明宗素聞



度釗有將帥才及即位擢為護駕親軍都指揮使領春

州刺史天成中與諸將圍王都于中山大敗契丹于嘉

山之下及定州平以功授滄州節度使

北夢瑣言度釗鎮滄州日因亢

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歛朝論鄙之

移鎮徐州長興中為

山南西道節度使兼西面馬步軍都部署及末帝起于

鳳翔閔帝詔令度釗帥部兵會王師于岐下洎西師俱

變度釗憤惋退歸興元因與洋州節度使孫漢韶俱送

欵于蜀孟知祥待之尤厚偽授本鎮節度使俾知祥坐

獲山南之地由虔釗之故也

北夢瑣言入蜀取人田產贖貨無厭蜀民怨之孟

昶嗣偽位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晉開運末蜀人聞契

丹入洛令虔釗率衆數萬將寇秦雍俄聞漢高祖已定

中原虔釗無功而退

九國志云歷左右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出為昭武軍節度使及漢

祖即位乃移鎮梁州以觀朝廷之變會晉昌軍節度使

趙匡贊鳳翔節度使侯益俱謀歸蜀遂以虔釗為北面

行營招討使應接經營俄而趙匡贊侯益請昶出師掠

定三秦因命虔釗與韓保貞等總師五萬出散關雄武

軍節度使何重建出隴右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出

子午谷會于雍州廷珪始出子午谷聞匡贊為王景崇

所逼棄城自拔東去遂先退師時虔釗福誠保貞師決

陳倉謀不相叶而侯益聞匡贊已去廷珪班師亦誠欵

中變閉壘不出司天監趙廷樞累以雲氣不利為諷保  
貞乃與福誠率所部取隴州道會重建歸蜀虔釗留寶  
雞以勢孤不可深入遂班師行至興州感憤而卒

楊彥溫汴州人本梁朝之小校也莊宗朝累遷裨將天  
成中為河中副指揮使及末帝鎮河中尤善待之因奉  
為衙內都指揮使長興元年四月乘末帝閱馬于黃龍  
庄據城謀叛末帝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為叛彥  
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  
公但歸朝廷數日詔末帝歸朝明宗疑其詐不欲興兵

授彥溫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即命西京留守索  
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等帥兵攻之五日而拔  
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師明宗戒之曰與朕  
生致彥溫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明宗深怒彥  
稠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恬然五兵載戢蒲非邊郡近  
在國門而彥溫安敢狂悖皆以為安重誨方弄國權尤  
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窺圖究莫能傾陷也彥溫愚昧為  
人所嫉故滅其族焉

史臣曰春秋傳云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故不復較其優劣焉唯虔釗因避地以偷生彥溫乃為人之所嗾比諸叛臣亦可矜也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考證

唐列傳二十六朱守殷傳車駕將巡幸外議譴然初以為平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敬守殷驅市人閉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扞其壘長圍夾攻縋城甚衆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案儒林公議云朱守殷與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諸軍事兼河南尹旋除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

汴之財利遣中人筦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  
重誨既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表其反  
狀明宗親率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  
之意為權臣誣奏登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寃明  
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已麾軍登陴勢不可  
遏城陷誅之攷守殷之叛歐陽史通鑑與是書無異  
辭而儒林公議以為守殷本無反心為重誨所陷盖  
傳聞之互異也

揚立傳有詔以潞兵三萬人戍涿州。案通鑑作發安  
義兵三千戍涿

命明宗與李紹真攻討。李紹真通鑑作李紹榮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  
卷七十四攷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攷證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翼成

騰錄監生 臣譚湘鏡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